

THE I. W. W.
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by

Paul Frederick Brissenden, Ph. D.

Sometime Assistant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University Fellow at Columbia
Special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ongmans, Green & Co. Agent
1920

根据纽约朗曼·格林公司 1920 年版本译出

SHIJIE CHANYE GONGHUI
—MENGUO GONGTUANZHUYI YANJIU

世界产业工会

美国团体主义研究

〔美〕布里森登著

董崇信·朱秀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92

1987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4 千

印数 2,400 册 印张 8 3/4 插页 1

定价：1.7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本研究美国工团主义的专著。记叙了世界产业工会（一译“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成立经过、它的指导思想、它所领导的同雇主的斗争。还叙述了它同美国另一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以及它本身的派别斗争情况。本书内容翔实，并附有多种统计资料及图表，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作者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Paul Frederick Brissenden) 博士，曾任美国劳工部特别代表，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家，曾出席 1914 年 9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九届大会。他表示，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忠实记载世界产业工会十三年的活动历史，但是并不评价它所奉行的理论的是非曲直；而且，本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的活动，并不涉及这个组织在其它国家的活动情况。

概括来说，本书是从三个方面介绍世界产业工会的：

1. 指导思想 作者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前言中明确表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产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是取消雇佣工资制，推翻资本主义；在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工会，主要的斗争方式是罢工或怠工。它反对罢工以外的政治斗争或取得政党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工会就是“掌握生产手段与分配并为财富创造者的利益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

2. 同资本家的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于 1905 年成立后，领导

无产阶级建立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把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流浪工人与侨民工人都组织起来，领导了多次重大罢工斗争，如1905年西部各州的矿工罢工，1912年麻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1912至1913年新泽西州帕特森和帕塞伊克丝织工人的罢工，以及1906至1912年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是有重大影响的。

3. 与劳联的斗争及其内部的分裂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就把早已成立的奉行阶级协调政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打击目标，号召对劳联实行“内部动摇”和“外部打击”，使这两个工会组织处于长期对立和磨擦的状态。1908年后，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由于宗旨和策略的分歧而导致自身的分裂。以德利昂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底特律，被称为底特律派或“教条主义派”；以海伍德和圣约翰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芝加哥，被称为芝加哥派或“直接行动派”。两派都称世界产业工会，从而出现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并存的局面。到1915年，底特律派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这种局面始告结束。

对世界产业工会应如何评价，这个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成败与得失，又应如何估量和品评，这都有待读者去探讨和研究。本书的翻译出版，只是为读者提供资料。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3
第一部分 早期阶段	
第一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12
早期革命团体 英国的样板 美国早期的激进工会	
全国劳工联盟 劳动骑士 工人国际组织 产业统治者	
酿酒工人联合会 美国矿工联合会 干草市场 美国	
铁路工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组织的罢	
工 西部劳工同盟 美国劳工同盟 社会主义工人党	
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法国总工会	
第二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32
大会前的会议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作用 一月大会	
产业主义者宣言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态度 产业工会大	
会与世界产业工会的成立 出席的产业与工会组织的特	
点 西部联合会与美国劳工同盟在人数上的优势 德利昂与社	
会主义职工联盟 会上出现的观点：改良主义者，直接行动	
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重要人物	
第三章 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51
革命产业主义者对劳联的态度 对行业工会主义的批判	
“黄色工会”与工人贵族 重视非技术劳工与无组织的工人	
“单纯”工会与“劳工代理人” 对“从内部动摇”战术的批判	
大会决议 前言与政治行动条款 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态度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 产业的分类 组织
机构 地方工会与其它附属团体 总执行局及其权力
其它规定 会议中“德利昂主义”的影响 西部矿工联合会
会的头等重要性 会上的塞缪尔·冈佩斯 其它评论
会章会议的成就

第二部分 第一阶段

〔“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第四章 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72
第一次大会结束时的形势 第一年的进展 美国劳联地 方分会的活动 与劳联所属工会的摩擦 与行业工会意 识实际上的妥协 内部纷争 金属与机械部的解体 西 部矿工联合会的背信 早期罢工与罢工活动 罢工政策 新泽西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 关于社会主义与工会的讨论 统一大会的决议 第二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 会员的增 加 各产业部	
第五章 “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	86
第二次大会时“反动分子”与“工资奴隶代表”的对立 德利 昂与圣约翰对谢尔曼主席的攻击 “德利昂派暴民”的会前 预备会 对谢尔曼的控诉 遏制“工资奴隶代表”退席 每天的决议与谢尔曼派的失败 废除总主席职位 衡平 法院经管人员的调查 当时对此项争吵的评论 第二次 大会上的德利昂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 西部矿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的财政	
第六章 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98
农场工人与城市无产阶级的组织 世界产业工会与伐木工人 对外国人的规定 外语部 地方工会 地方工会与总 部的关系 权力集中 地区产业会议 产业部 进一 步讨论政治行动 莫耶尔、海伍德与佩蒂朋案 世界产业	

工会的答辩	总罢工的建议	莫耶尔、海伍德案对世界产 业工会的影响	
第七章 为生存而斗争			112
第三次大会	整个组织的处境	会员人数	斯图加特
会上的世界产业工会	政党与工会	又一次讨论前言中 的政治条款	
第八章 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120
内华达	世界产业工会戈尔德菲尔德分会的特点	城市的	
的工会会员与矿上的工会会员	建议加强两个团体的团结		
矿主协会的态度	联邦政府武力干涉与调查	委员会的	
报告	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成就	内华达政 治中的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在 国内其他地方的罢工活动
一般组织活动			
第九章 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134
1908年分裂前夕该组织的情况	19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裂痕的扩大	世界产业工 会内部在政治行动上的重新组合	出席大会的人员	沃尔什的“工装纵队”
德利昂的退出	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与丹尼尔·德利 昂与“议会主义”的对立	“彻底产业主 义”与“议会主义”的对立	“彻底产业主 义”与“议会主义”的对立
德利昂派与直接行动派的争端	排除政治的前言	德利昂派残 余在新泽西州巴特逊的集会	德利昂派残 余在新泽西州巴特逊的集会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争端	分歧的世界产业工会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争端	瓦布利对 议会政治的批判
瓦布利对 议会政治的批判	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争端	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
丹尼尔·德利昂与文森·圣约翰之间的争议所显示的差异	德利昂对世界产 业工会的影响	德利昂对世界产 业工会的影响	丹尼尔·德利昂与文森·圣约翰之间的争议所显示的差异
德利昂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第十章 处于“文明境界”的世界产业工会(1908—1915年)			154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	罢工活动及与“二流子”或直 接行动主义派的冲突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议会主义派的	

对立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的怠工 尤金·德布斯呼吁
世界产业工会两派的团结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改名国际
产业工人同盟

第三部分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直接行动派〕

第十一章 言论自由与怠工 164

直接行动派与教条主义者分裂后的处境 瓦布利与“言论自由的斗争” 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程序 世界产业工会的策略 社会反映 1910与1911的会议 会员人数的增长 组织的与解散的地方工会 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工团主义者 国际劳工政治 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 世界产业工会与麦克纳马拉案 怠工的定义 社会党1912年会议时反对怠工的表示 第六节,第十一款

第十二章 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1912年) 181

1912的罢工活动 劳伦斯罢工 在劳伦斯使用暴力及其责任 安放炸药 在劳伦斯的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 罢工的结果 世界产业工会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的道德 1912年大会 在权力分散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第十三章 双重重工主义与权力分散 192

“从内部动摇”战术 双重重工主义 世界产业工会为“从内部动摇”所作的辩解 汤姆·曼加入对双重重工主义的攻击 艾托和海伍德的反驳 1913年会议 集中权力与分散权力的对立 “分散权力派”的提案 分会与总部的关系 太平洋岸地区组织 在权力分散的辩论中东部反对西部 西部与东部的瓦布利 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地理上的差异 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对1913年会议的印象

第十四章 最近的趋向 205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继续为敌 蒙大拿州巴特
的劳工战 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 1914年大会
世界产业工会与失业者 反对战争的决议 会章的修改
工时协议 会员人数的增长 1914—1915年的不景气
恢复活动 农业工人组织 埃菲尔特言论自由的斗争
1916年(第十届)大会 世界产业工会目前的会员人数
会员的特点 国外的世界产业工会 澳大利西亚世界产
业工会反军国主义运动 澳大利亚“非法公社法” 澳
大利亚的产业工人工会 美国的“犯罪的工团主义”法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分会的变动 结语

附 录

一、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	224—225
二、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芝加哥版与底特律版	225
三、会员人数统计:	228
表A 芝加哥与底特律分会会员人数(1905—1917年)	
表B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总数的 比较(1910年)	
表C 1897—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和选定的某几个组 织与产业团体的会员人数	
表D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所有工会的会员人数(1905— 1917年)	
四、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图)(1917年)	235
五、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 哥与底特律)	236
六、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1911年)	240
七、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	242
八、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243
九、《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246
十、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261

第二版序言

新版中改动的地方不多。第一版中作为附件一的早期激进劳工组织表已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 1905 年成立世界产业工会时哈格蒂“神父”编制的产业组织图原本的复制件。此图有时亦名“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要说明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者在产业组织方面有关工会结构的一些早期想法，这张图无疑是具有一定重要性的。特劳特曼曾将此图大加扩充，发表在他所写的小册子《一个大工会》上。詹姆斯·罗伯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最近曾将此图再加以扩展，以推动太平洋岸西北地区车间工会代表的宣传。这个图发表在一本名为《工会主义者与美国车间代表制》的小册子里（俄勒冈州，波兰特，1919 年）。

该组织于 1919 年 5 月在芝加哥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会。这是 1916 年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共有五十四位代表参加，据说，这次是其中有四十八位以前从未参加过该组织的全体会议。总执行局报告说，1919 年该组织拥有十四个产业工会，它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各自设有分会；该组织还设有总征集工会，会员总数为三万五千人。大会以后，据说又成立了三个新的产业工会：即石油工人工会、煤矿工人工会与渔业工人工会。出席 5 月会议的代表，通过了近五十项关于会章的修正案。如非全部，其中的大部分又以复决形式为会员批准。大会会议记录没有发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世界产业工会发行了一种月刊，名为《统一的大工会》，以及几种新的周报。

关于丹尼尔·德利昂的产业工会主义理论（见本书 149 页），作

者注意到书中的说法有误，已经改正，以符合事实。（原书）241页①上增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对德里昂及革命产业工会主义与俄罗斯苏维埃制的关系所作的一些有趣的评论。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9年9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① 见本书译文第152页。——编者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简要描述当前由议会社会主义走向产业社会主义的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中。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已有十三年。这十三年的前一半时间，公众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但从该组织的历史来看，有少数几个地方，由于受到惊动，很早就知道它的存在。1909年，斯博坎市即曾发生过世界产业工会发动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1912年，劳伦斯罢工事件使世界产业工会闻名全国。远在那时以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宾夕法尼亚洲的麦基斯·罗克斯及蒙大拿的密苏拉，都和“瓦布利”进行过小小的较量。

目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干部的代表，有一百多人正在芝加哥接受确定该组织命运的审判。对被告起诉的罪名是阻挠并妨害征募士兵的工作而且在其它方面阻止进行对德战争。指控的具体罪行共有一万七千条。既然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时活动现与我们关系甚大，在本书问世时，本应在最后加上关于该组织与战争的一章。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审判仍在进行，而且除法庭记录以外，关于指控的反战罪行，几乎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①

① 本书付印时，审判已经结束。8月17日，此案交付陪审团。陪审团离庭五十五分后，回庭宣称被告有罪，同意起诉书的指控。8月30日法官兰迪斯宣判，海伍德和另外十四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各处罚金二万美元。其它三十三人的第一条罪状各判刑六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二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三条罪状各判刑二年，罚金一万美元；第四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一万美元。三十三人各判刑2年，第一及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还有十二人被判徒刑一年零一天，第一、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两名被告判刑十天。所有判决同时执行。罚金总数达二百五十七万美元，并须负担诉讼费。据宣告本案将上诉。（美国伊利诺斯州北部地区地方初审法院刑庭录事记录第十二册，第61—62页）。

现今，世界产业工会的存在虽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关于该组织及其会员的情况，公众依然不甚了解。而且，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是不真实的。十三年以来，在美国人民面前，世界产业工会虽不能说是一贯受到诽谤，也可说是一贯遭到歪曲。它的所作所为及其所信奉的主义，公众均未得知真相。关于这一组织，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虚构的文章。关于该组织的真正宗旨——尤其是这一宗旨的建设性主张——则全国报纸伙同一气，不置一词。所以，这一劳工组织在公众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离奇古怪、虚无缥缈之物。

一群不愿工作的五花八门的流浪汉与非技术工人，他们的哲学简直是怠工和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哲学，而且他们的行动和自己的哲学是一致的。这就是目前对他们的看法。这正是更反动的企业集团盼望人民对世界产业工会所抱有的看法。如果这些反动的雇主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公众不仅对世界产业工会抱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推而及于一切劳工组织，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与公众联合起来反对劳工。

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消极的或破坏性的条款都被肆意曲解，然后加以夸张，说成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全部宗旨。实际上，那仅仅是纲领中的次要部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极大可能存在某种建设性，但是新闻界却竭力阻挠公众对它的了解。必须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动者本身就以粗野与激烈的语言以及他们个人对耸人听闻与惹人注目的偏好，助长了对他们组织的这种曲解。甚至“瓦布利”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可全信。作者之所以要谈及目前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是因为他相信：了解该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固然重要，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这个组织，同样非常重要。

雇主、官员和一般民众当中对“瓦布利”的态度是，普遍认为他

们穷凶极恶，是些社会渣滓。这就是“只等天明，把他们全部吊死”的态度。西部某州的一位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曾为作者谈过一个例子。他最近访问该州边远地区一个小镇时，遇到一位警官，回答问题时，这位警官解释说：“对付‘瓦布利’，一点也不费事。镇上来了个‘瓦布利’，我当头就是一警棍，然后把他扔在河里。他爬起来时，自己就乖乖地滚蛋。”顺便提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一个穷人，如果他没有职业或明显地缺乏生活来源，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被假定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为一个“瓦布利”，对他的适当待遇便是用镐把打他，如果获知他是罢工的鼓动者，便是一次“小小的领带晚会”^①。

由于我们现正处于战时，某些雇主集团，尤其是采矿业与木材工业的那些雇主，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加剧了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仇视。他们是在早先使用过的幌子下，再加上不忠诚与不爱国的指控，便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在国旗的掩护下指责这些不忠的、无政府主义的“瓦布利”。这样一来，就更加模糊了潜在的经济问题。不论任何一方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什么事实，看来确实是：世界产生工会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普通的罢工，目的在于争取更好的雇用条件及决定这些条件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努力被雇主指责为不忠，并遭到全副暴力的对待。换言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警棍与“领带晚会”的政策。——亚利桑那州比斯比城把所谓的“瓦布利”，全部驱逐出境，蒙大拿州巴特城，吊死法兰克·利特，便是例证。正如总统派出的调解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说：“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箝制，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因为雇主方面眼光短浅，对确实存在的苦处，也反对加以改善。”

通过阴险的手法，散布关于世界产业工会搞鬼的谰言，即使在该工会并未作为一个组织参加的争执中，也可使该工会本身或另

① 意指吊死。——译者

一劳工团体，或二者，成为“牺牲品”。举例来说，如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木瓦工工会与某木材公司发生争执，该公司仅须发起攻势，通过所控制的新闻专栏，叫嚷“他们是‘瓦布利’”，舆论就会反对他们。他们信口雌黄并不到此为止。谁公开同情这些所谓的“瓦布利”的人，他自己就一定是个“瓦布利”！

自然，国内自由派人士不同情用警棍政策来对待世界产业工会，也不同情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作如此蛮横的解释。但是作者必须指出，自由派的解释也远非确切。把世界产业工会说成是一种社会脓疮，造成这种脓疮的原因则说成是诸如住房条件太差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自由派所表示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样来解释世界产业工会显然是管窥蠡测（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一种立场，把旨在重新整顿现状的任何组织——例如，单一税同盟——都看成是社会脓疮）。改善矿区或木场的工作条件，可以消除该工会一些粗野与次要的活动，但不会扼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

说世界产业工会是国家肌体上的一种社会脓疮，这并不能使这个工会就此消失，正如说英国工党或我们的国家安全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肌体上的脓疮并不能使这些组织就此消失一样。只有掌握世界产业工会的较为基本的宗旨，分清是非曲直，并且按照我们的结论勇敢地行事，我们才能彻底而且公正地对待这个组织。我们有义务严肃地探讨非技术劳工的组织问题，行业工会主义、混合工会主义和产业工会主义的有关功绩问题；充分发挥政治民主以及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作何改进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与工业活动中专制与民主对立的问题。“瓦布利”坚持认为，企业中参加工作的人（从雇用的总裁到雇用的普通劳工），如果不能控制管理部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凑巧的是，英国工党在其题为《论劳工与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报告中，实际上坚持了同样的主张。英国工党坚持的方式，比世界产

业工会的要文雅一些，聪明一些。这一事实可以说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这一条款几乎是普遍地加以忽视。世界产业工会还为这一控制设计了（当然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一种机构。他们认为产业工会就是将来产业民主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结束，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即使“瓦布利”已不再存在，这个领域内的继承者也将为每一问题的根本目的而奋斗。

要求将我们的某些民主——我们的代议制的某些成份——从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生活，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可以肯定部分的最重要的项目。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各级工人——控制管理部门的全部权力，从而使企业民主化。他们要求把产业单位的管理权从主要着眼于收益的那些人的手中转移到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的那些人的手中。“瓦布利”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君主制的或寡头制的对企业的控制）为经济民主所代替，正如一切文明国家中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几乎已全部为政治民主所代替一样。当英国工党要求在企业中实行代议政治时，那些并未忽视这一要求的人，曾认真地加以考虑。而当世界产业工会用“让工人管理企业”这样的说法来反映这种观点时，编辑们却惊慌失措，工商界也大惊小怪地估量世界产业工会所形成的威胁，比较反动的雇主竟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叫嚷在天亮时“就把这些犯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毙”。

按照目前公认的普鲁士国家模式来管理企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当然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而且世界产业工会已对普鲁士模式表示异议。不论世界产业工会可以肯定的纲领中有何内在的优越性，甚至该工会最积极的成员也不得不承认，假如他们今天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权力，他们也会和普鲁士一样严酷无情，其严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现有的大公司。即使时间已经成熟，资本主义可以取而代之，世界产业工会也还得走过漫长的路程才有代替

的资格。就承担责任而言，“瓦布利”们还处于光怪陆离的毫无准备的状态。迄今为止，他们自己的会员也不理解他们时时挂在嘴上的怠工方法相对来说是如何的无关紧要。他们谴责专制的方法，但他们的作法非常粗野，而且把着重点放在超乎常理以外的错误位置。可以说，他们是在刺耳而且醒目的声明之后，又低声细语地加上一个关于方法问题的注释。“如果不允许劳工对矿山管理有发言权——就实行怠工！”

世界产业工会要求把企业的全部管理权都交给生产者的要求，无疑是过分的。管理机构的某些方面可能应该完全由工人（包括与企业有关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工人）来控制。在任何生产单位中，劳动时间和卫生条件即使不是生产者惟一的，也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应该生产多少产品和应该以何价出售，与消费者也大有关系。因此，消费者也应参与企业管理，确定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本书是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作实事求是的描述，并且记载它的历史事实。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要根据原始材料下笔。作者一直试图通过访问、街头演说、会议记录、印刷的文件与小册子等，使“瓦布利”自己现身说法。大部分记载系根据 1909 年作者对世界产业工会开始产生兴趣以来所收集的资料与收到的印刷品。

作者自始至终力图不对世界产业工会作哲学上的探讨。至于阐明由世界产业工会体现的这一意义重大的运动及其重要性，作者并未忽视。现在看来，这点确有迫切的需要。写此书时，最初的意图是将分析与阐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以及它对其他经济主义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骨架的历史资料，几乎排挤了其他的一切，可能要占据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的更多的篇幅。尽管如此，酌加评论的愿望仍甚强烈，有时竟不可抗拒。尽管作者力图做到

准确与完全公正，但无论事实和看法都可能有误，如蒙指出，不胜感谢。

作者从事此项研究时，在搜集材料方面，得到该组织全国各地几十个地方工会书记的大力支持，深以为感。世界产业工会的前任总书记和总司库文森特·圣约翰先生，曾一再慷慨满足作者索取文件与资料的要求，尤为铭感。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威廉·D·海伍德先生，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原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赫尔曼·里克特先生，均曾同样满足作者的要求，并此致谢。最后，作者要对哥伦比亚大学亨利·R·西格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写作后期，他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西格教授和C.A.斯图尔特夫人曾不厌其烦地阅读本书校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人员M.A.加兹比夫人曾协助编写参考书目，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8年6月9日于旧金山